

流光飞舞

The Ray of Time

著 猫晒太阳





流光飞舞

The Ray of Time
晒太阳的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光飞舞 / 晒太阳的猫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7
ISBN 978-7-80228-394-7

I. 流… II. 晒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1399 号

流光飞舞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晒太阳的猫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x1230 1/32

字 数: 120 千 印张: 8

版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394-7

定 价: 20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爱情这件事，不是不像宗教的。

有人相信，有人不信，谁也不能说服谁；有人全心信奉，
为爱情建一个神龛；有人不过是借着它的名义，希望得到幸福。

可是爱情，说到底只是我们自己同爱情的独白。

你永远不能说，我爱了你呀，所以你要爱还我；你也永远不能说，

我爱你比你爱我多了一公斤。你甚至不能说，

我们彼此相爱，所以我们会幸福。

能做的，只是投入自己的爱，而已。

而年轻的女孩子们呢？她们注定要被辜负，被伤害，然后她们才会长大，

变老。她们会看亦舒，会看《Sex And City》，会慢慢不相信爱情。

可是，你怎么对年轻的女孩子们说？

说，别相信爱情？说，别给别人伤害你的机会？说，别去爱？

有时候我们看着人在神像的面前谦卑地低头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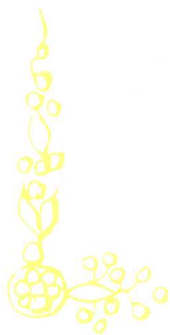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说，呀，这个信神的人会更幸福呢，还是会更不幸呢？

这么问的人，一定是不信神的人。

你，相信爱情么？

你，肯相信爱情么？

你，还肯相信爱情么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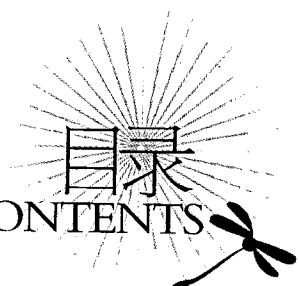
流光飞舞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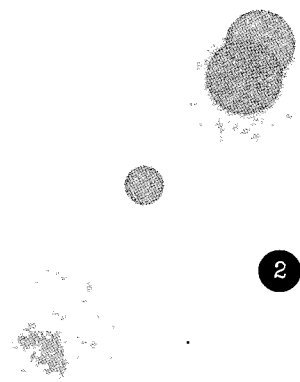
○ The Ray of Time





目录

CONTENTS



2

序·斜光到晓穿朱户
PREFACE

5

青蛇
QING SHE

95

霍小玉
HUO XIAO YU

181

美娘
MEI NIANG

斜光到晓穿朱户

◎文/匪我思存



晒猫的文字，是《红楼梦》与张爱玲的倒影，珠玉琳琅，锦灰成堆，然后方现了苍凉的底子，仿佛月光，不谙离恨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

因为私爱，所以很少对旁人讲起晒猫的文，仿佛小孩子，最好的东西，偏偏要藏起来独享。尤其是如此急功近利的社会，见好文如见丽人，惊鸿一瞥，心动神摇之际哪顾得上旁人。所以非常自私，默默在专栏盯住她写字，看完也不做声。

而认识这么多年，彼此都露了真面目，偶尔在QQ或是MSN上遇见，除了埋怨对方太懒不肯写字，竟没旁的闲话可聊。

其实没有见过面，但有共同的朋友分别见过我们两个，曾婉转向我形容晒猫，中间有很多堆砌的形容词统统忘掉了，只记得讲她坐在餐桌那头，长长的耳坠子沙沙作响，明眸如水，仿佛旧时女子的安详。



序 PREFACE

听着月光如水水如天，其实不然。很多时候她是飞扬跳脱，不若字里行间那般安静，写古时文写得行云流水，静泻珠碧；而写现代文则可奇峰迭起，令人叹息。

她跟我一样，很少写完满的结局，世上事不如意十居八九，怎么可能样样爱情都称心如意。

《青蛇》多年前曾看过初稿，唯有“惊艳”二字来形容，中间的起承转合，悲喜无尽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竟如天上白玉京，再抬起头来，而碧海湛然，苍天已老。

没有想到有机会给晒猫写这样一篇文章，因为从来不是锦心绣口的人，只恨给她添了拙。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形容，只能说，一路伴着她的文字行来，九华台上歌婉转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

看她添一段新香，谱出这字字回肠。

Q

I

N



G

S

H

E

青蛇

QING SHE



引子

6



青蛇
QING SHE

2005年的感恩节，拉斯维加斯照例的人声鼎沸，如果不是
一场突如其来的骤雨，布拉乔的音乐喷泉前面一定挤满了人，
每个人的眼睛都会紧紧地盯着那梦幻般美丽的水幕。

这本就是一个梦幻的城。看啊，那灯火尽情燃烧着，跳跃
着闪烁着，仿佛有自己的生命。

而在城市之中的人们，他们仿佛不知疲倦，没有悲伤。他
们跟着这个城市一起，在流光溢彩的夜里尽情地欢笑，尽情地
享受着生命。他们不再是平凡的工人、商人、白领、打工仔，
在这个城市里，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。

这里是拉斯维加斯。

这里，一切都有可能。

而在这个热闹的夜晚，舜青茫然地看着窗外。希望就像肥
皂泡，在大到极处之后“啪”的一声破灭了。窗外是仿佛无穷无
尽的雨，冲刷着一切肮脏的丑陋的，也阻断着一切幸福的美好
的。

他知道那些他爱的人他嫉妒的人都在这个城市里，离他咫

尺之遥。而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是那样的遥远，远得哪怕用尽一生的力气也不能到达。

他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一切会如此？

对面的白俄女孩子迷惑地看着这个年轻的中国男人。无疑他是相当好看的，可是，无疑他也是悲伤的。那样绝望的悲伤包裹着这个男人，让人不禁奇怪，在这个好看的男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她有点烦躁地想，他会不会就这样坐一个晚上？她想问，却又不敢。

而此刻舜青的手机正在布拉乔的门外的大雨中绝望地响着，一声一声，终于渐渐地弱下去，弱下去。

舜青听不到那手机的铃声，所以他并不知道此刻许嫻和安然就在离他咫尺之遥的医院里，也不知道沈白正茫然不知所措。舜青的脑海里来来去去只有一个念头：

为什么？

为什么这一切会这样发生？为什么这一切会这样结束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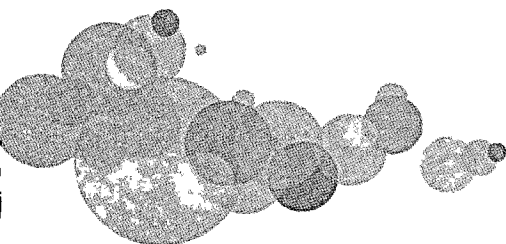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……

在拉斯维加斯的夜里，在繁华热闹的城中，这个男人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。

如果，一切可以重来……

从头来过……

Chapter 1 前尘往事



青蛇 QING SHE

舜青跟沈白还有几个兄弟去看电影，电影是《青蛇》。舜青看见小青刚刚变作人形的时候腿软脚软，一路歪歪扭扭地走，不由得笑，一回头看见沈白也在笑，边笑边骂：“这娘们儿。”这时候一个录像厅的人都在笑。嚣张的青春，就连千年前的故事也挡不住。

那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呢。舜青和沈白两个人那时候是同宿舍的室友，舜青小沈白一岁零几个月，在宿舍里头排最小，而沈白就是老大。舜青当年嘴里一口一个“老大”地叫，乖巧得很，所以沈白就真把自己当成老大了，五年里凡事都照顾舜

青。到大四舜青开始联系出国的时候，沈白皱着眉头教育舜青：“你小子也出国，行不行啊？”

舜青一本书飞过去：“就光许你去？”

沈白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。

两个人关于出国的讨论到此结束。舜青经过半年的溜须拍马在南加州找到一个RA的位置，沈白听说了也只说了一句：“死耗子满街都是啊，今年。”后来全宿舍去喝酒，舜青给灌得大醉，由沈白给架回宿舍。沈白后来告诉舜青：“你小子喝醉了是武痴，以后小心点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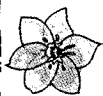
沈白的学校在休斯敦，和舜青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。兄弟两个到了美国第二年见过一面，后来就渐渐生疏了。电话当然是不打，偶尔沈白想起舜青来感慨一下：“臭小子，不知道最近干吗呢？”舜青虽然想得更多一些，却也并没有经常联络沈白。

2002年的夏天，舜青回国度假。

飞机是洛杉矶直飞北京的，舜青办登机手续的时候忽然看见沈白正在前头呢。还是平头，满脸横肉的样子，身上是一件领子都懈了的旧T恤，脚上还是北京爷们儿的趿拉板儿。几年的时光仿佛一点没有变，舜青想也没想就顺手给了沈白一巴掌：“老大，你也回国啊？”

沈白一回头看见舜青也是一愣。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巧，沈白的机票在洛杉矶转机，因为中间就两个小时，也就没有通知舜青，这时候看见舜青满脸堆笑地站在眼前，也不由得笑：“好小子，这么巧啊。”

结果舜青和沈白兄弟两个上了飞机跟人换了座位，到底坐



一块儿了。沈白这才来得及打量舜青，舜青的头发带了点自来卷儿，在国内的时候他颇为这个自卑，觉得自己不像个爷们儿。这两年韩风日风涌入，舜青索性把头发挑染，再架一副无边眼镜，看上去温文尔雅。沈白也忍不住给了他肩窝一拳：“可以啊小子，你丫混得不错啊。”沈白还是京腔儿，说实话沈白混得也不错，他到了休斯敦飞快地拿了个硕士立刻工作，这会子H1下来了，索性把带薪年假用到国内去。

这次回国意外遇见舜青，沈白当然是高兴的，不过两个人并没有来得及在飞机上说什么。飞机上切忌喧哗，舜青又有一上飞机就睡到人事不知的本领，所以两个人在飞机上的对话颇为无聊。飞机上供餐的时候沈白推醒舜青：“哥们儿，吃饭了。”舜青迷迷糊糊的，仿佛又回到了大学那会儿，闭着眼睛就叫：“老大，别偷吃我的肉包子。”沈白听得一愣，哭笑不得。舜青迷糊过了也有点不好意思，可是死硬地不肯改口：“老大，可见你当年给我多大刺激。”

快下飞机的时候，沈白问：“你在北京停么？”舜青想也不想说道：“本来打算只呆一天，不过你也在，那就多几天好了。”沈白的眼睛乐得眯起来：“咱哥们儿也好几年没见了吧？小子你有什么最新进展没有？咱哥俩儿好好喝两盅儿去。”

对这个问题，舜青只能沉默。

两个人没有在机场告别，因为沈白一定要舜青去自家住。舜青当然不肯，最后的结论是舜青就住在学校旁边的旅馆。舜青下了飞机就买了张卡给家里打电话，通知家里因为计划变更，要三天以后再回去。安顿好了，转身看见沈白还在笑眯眯

地等，舜青奇怪：“你家里人呢？”

沈白沈大公子悠然道：“我没跟他们说我回来呢。”

晚上舜青刚要出门去学校走一圈，房里的电话响，接起来是沈白：“小子，我要去学校转转，你去不去？”舜青笑：“好。老地方见如何？”沈白笑骂一句收线。

老地方就是号称“大家”的大学生之家，专卖各色粥粉面、扬州炒饭、潮州锅仔。桌子上铺了塑料布，大瓶的辣椒摆在中间，头顶上挂着光溜溜的灯泡。沈白在家已经吃过，这时候点了碗馄饨，算是陪舜青吃饭，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问：“说实话，LA那么多中国人，你就没看见一个顺眼的？”

舜青低头吃面，大约是吃得急了，呛了一口，只是咳嗽。沈白看不下去，骂：“你小子，不能吃辣就别逞强。”嘴里说着，手上却忙从桌上抽出纸巾来，又把冰水推过去。舜青喘几下，把额头的乱发拨开微笑：“你还是过去的老样子，刀子嘴豆腐心。”

过去……

舜青和沈白曾经在一个宿舍住了五年的上下铺，所有的好的坏的都彼此看得清清楚楚。一切如影随形，烙入骨髓，再也分拆不开。

忽然呼喇喇几声雷响，一片乌云压了过来。北京的夏夜，说下雨就下雨。舜青和沈白对看一眼，沈白照旧例吆喝了一嗓子：“下雨了收衣服了。”两个人哈哈一笑，冲入雨中。

更年轻的时候，这样的事情舜青和沈白不是没有做过，可惜那时候两个人只需要从“大家”跑到宿舍而已。今天冲到三教